

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同學，

您好！得悉《大學線》月刊的一篇文章，惹來猛烈批評，獨立網絡 IN-MEDIA 指《大學線》小報化、斷章取義、放大情色話題。有校友把連線電郵給我，促我回應。但左右思量，下筆為文，筆重千斤。走入網站，看見千言萬語的筆戰，有感而難言，是作為「中大自己人」辯護之？還是作為「局外評論人」評彈之？真感為難！

近年傳媒不時報導大學生的「淫亂」言行，或是迎新的色情口號、或是宿舍的異性留宿風波，更甚者，有偷拍裸照網上騷擾的罪行，見於報刊，引起公眾反感，把大學生的形像塗上一抹厭惡的黃色。

《大學線》由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出版，是傳媒工作者的訓練場，竟也被指加入小報潮流，把學生的異色作獵奇對象。這是嚴重的指控，而大學生與煽色腥傳媒的關係，更是值得大學師生深思的問題。

惹起爭議的文章名為《淫褻禁書唾手可得 女生沈溺男同志漫畫》，報導香港流行男同志漫畫(Boy's Love 簡稱 BL 漫畫)，內容不單描寫男人相戀，還有露骨的性交場面及變童情節。報導指，「令人驚訝的是，這些漫畫霸佔店內近半書架，又沒有以警示字眼遮蓋封面，讀者不少是初中生，當中竟然有品學兼優的名校女生。」

「料」如此「猛」，成為《太陽報》的轉述頭條可在預料之內。近半年，《大學線》被報刊引述的內容，還有大學生黑市買賣功課，大學生 Happy Corner 的戲虐「性」遊戲等等，而積極引述《大學線》爆炸性「醜聞」的報刊，不乏被定性為煽情小報。怪不得坊間有大學刊物變成小報之說。

在批評之下，我想與同學互勉的，就是忠於自己的大學經驗。社會往往對大學生有很高的期望，把大學視為一個琴棋書畫的高級文化會所，而理想的大學生形像，似乎就是一群議論家國大事、論盡歷史文化的讀書人。這些學養的追求，都是對大學生合理的祈願，我們要努力培養，以安身立命、以壯大香港的公民社會。

然而，大學以至社會裡面的豐富議題，無論是美醜善惡，我們何妨勇於面對敢於正視。畢竟大學不是超凡獨立的象牙塔。如果《大學線》由老師主導，握住同學的手，編採製作一本高級知識份子的嚴肅雜誌，那只不過是把老師的世界與視野強加於學生，如此一來，《大學線》又如何作青年喉舌？又如何作大學生的表現平台？大學生的聲音又如何得以伸張？

更何況，成人社會不也是光怪陸離、無奇不有嗎？大學生是社會一份子，也面對急促變遷的商業世界之中種種引誘和挑戰。公眾把大學生劃分為天之驕子，然後又把大學生的陰暗面抽出來鞭撻，搖頭驚歎世風日下、大學淪亡，那就算不是假道學、也是雙重標準、對提升大學質素於事無補。大學生不是純潔清高的天使，也不是變態頹喪的腐敗份子。

《大學線》直接面對大學生活中的好人好事、黑市交易、情色愛慾，如果是事實、有新聞價值，何必怕什麼小報品味、惡俗題材，如果大學確實流行 Happy Corner 的碰撞遊戲，它不會因為我們避而不談而消失，就算我們視而不見，這種次文化遊戲仍會一年又一年流傳下去、新生仍會一年又一年地加入 Happy Corner 這個「快樂義和團」、仍會有部份新生一年又一年怕被人「逼攻」而忐忑不安……作為大學的記者，第一個要求是忠於你的所見所聞。若看見有同學買賣學術、交易功課，揭露它，分析它，把它放在公論台上探討，是《大學線》應有之道。

香港是個現代化的商業城市，充斥七情六慾，大學生浸淫其中，又正身處少年與成年的過渡，情與性的探索是自然的傾向，況且社會談情說性，大眾對男女身體的好奇與獵奇，本已氾濫於書報媒體，《大學線》觸及這個大學生必然遇上的情慾「禁區」，又怎能以一句「小報要不得」就可以簡化過去呢！

小報議題，傾向黃賭毒煽色腥、傾向大衝突大陰謀，但這些題材，若有社會重要性，各大報刊炒作無疑。美國的名牌節目《六十分鐘時事特輯》，也泡製不少色香味新聞，英國 BBC 也常常刺探名門惡行、揭露政要醜聞。也可以說，傳媒是患了先天敏感症，以「爆料」為己任、以預報警號為職責。作為大學生，我們有沒有勇氣正視大學的真像？有沒有識見去析解大學生的美麗假像？有沒有魄力重構大學生的遠像與夢想？

正視現像，敢於面對棘手問題，也要有反省超越的期望。正如《大學線》的 BL 漫畫爭議，擺在面前是一個越軌的情色題材，怎樣的處理，才可以不落入小報式揭秘炒作？怎樣的分析，才可以超越社會對情色的獵艷和簡化？再追問得廣泛一點，當大學生面對新生營淫褻口號、「聯誼性」的 Happy Corner 次文化、學生作弊之類的醜聞怪事，我們如何超越社會主流的指責？如何評價煽情報紙的嘩眾描述？如何在七情六慾的刺激之下發展出自己對敏感問題的見解立場？

《大學線》有關 BL 漫畫的報道，我翻看多次，在「技術」層面是問題不大的——信和中心確有禁書沒有警示字句自由出售、確有部份稱為 BLH 的一類漫畫充斥越軌變態描述、確有中學校少女沉迷漫畫的異色世界而難以自拔。漫畫迷無論如何批評你們以偏概全，但對兒童性愛、同性變童漫畫出售給未成年讀者，是犯法、是荼毒、是要正視的。執着於這一點，是批判歪風的堅持，而不是以偏概

全的扭曲。

但在意識方面，這篇報導卻有些問題值得思考。整篇報道把 BL 漫畫描繪成可怕的變態毒物，沉迷其中可以改變讀者性取向，BLH 甚或可以把正經女子(名 校生、教徒)變成越軌的雙性戀者。難怪批評者認為記者是帶着有色眼鏡看 BL 漫畫和 BL 迷(或稱「腐女」)。

多年的次文化研究成果，就正正是指出主流社會往往把次文化極端乖異的部份放大，由於所放大的一般都是「不正常」的怪異行爲，因此會引起公眾的道德恐慌，並把這些情緒投射到次文化的整體，令這個圈子繼續埋於地下，被醜化、被誤解。

《大學線》這篇報道也有類似問題。首先，BL 漫畫不一定變態色情。記者把 BL 漫畫描繪得駭人聽聞，令讀者以為 BL 迷都喜歡變態性愛，自然會加深社會人士對次文化的偏見，也會惹起部份圈中人的反感。把 BL 與 BLH 清楚區分是有其必要的。

當然，世事複雜，一篇報導要寫得清楚好看，一定有某程度的「以偏概全」，換句話說，「概括簡化」也可說是「精簡獨到」。但問題是，次文化與小眾社群，很容易就被極端化而成爲一個被歧視的對象。外人對次文化圈子所知不多，從外往內刺探，往往只看到最「刺眼」、最「可怕」、最「不正常」之處，然後就簡單把整個圈子打成異類，那是無助我們對現今多元分層社會的了解。

我不了解腐女，但按朋友所言，在日本，BL 讓少女在一種安全的漫畫距離中了解性愛慾望，並舒緩了日本主流社會對「純愛情」與「壞性愛」的文化矛盾。「腐女」或真腐敗了，或在看似腐敗的行爲中摸索自己的成長路、或在少年過渡中轉變了、或在成年時轉看其他小眾讀物，這些內部細節，我作為外人不甚理解，不好定論。對次文化的報導，若能敏感於其內部的多元性，寫出來的描述，或能化解外間的僵化成見，增加社會對小眾社群的了解。這也可推廣到其他次文化，以及大學生之中的「私密特區」，作為大學生一員，作為青少年人，更應小心處理次文化現象，多理解、多進入內部，才下道德評說，是對小眾的尊重。

其實，《大學線》有多元化的題材，由政治、文化、經濟到民生趣聞都有觸及。只可惜大學以外的媒體，看見猛料勁料，就如狼似虎地挪用，甚至選擇性地聚焦於煽情焦點。而那些材料又是大學生才較易取得，令報刊把《大學線》的秘聞急急借用、放大、炒作，因而加強了外間對《大學線》小報化的印象。如此一來，BL 腐女再被大學以外的報刊利用，以好奇、斥責的眼光拿來驚訝一番然後猛烈批評。這個變態放大鏡，其實再次把公眾的眼界進一步收緊，更加振振有詞

地說大學生腐敗、BL 次文化變態，這種獵奇然後譴責是無助化解偏見的。

大學生不必看老闆面色，不必盲目追隨市場口味，不必圖謀大學機構的私利，更不用看政治風向而左搖右擺。大學是知識的實驗所，敢於求新、不怕跌倒，正視大學裡五光十色的社會縮影，面對現代商城光怪陸離的人間色相，那是對大學生的挑戰。大學這個平台，讓同學可以試驗不同的思考角度、嘗試超越煽情新聞的旋渦、擺脫小報對異色的迷戀、擴闊外界對大學生的狹隘眼光，放開懷抱，走入人生現場，修正封閉的道德審判，批判大學與社會的惡行醜行，那是大學的使命，也是大學生的福氣。

你的戰友

馬傑偉